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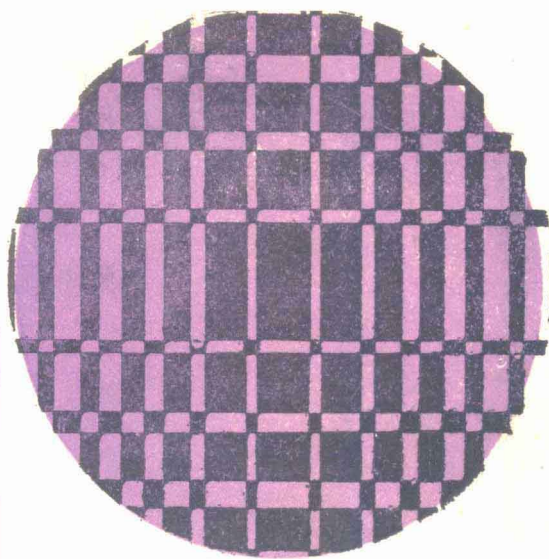


福建省社科联丛书

列宁晚年思想研究

福建省科学社会主义
暨国际共运史学会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建省社科联丛书

列宁晚年思想研究

福建省科学社会主义暨国际共运史学会

余泽清等编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列宁晚年思想研究

福建省科学社会主义暨国际共运史学会

余泽清 张文平 练先永 编著
陈锦希 傅家栋 林修果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5 字数240千 2插页

1990年10月第一版

199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334-0613-3/A·2 定价: ~~5.70~~元

3.75

说 明

福建省科学社会主义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部分会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开始研究列宁晚年思想，并受到启迪。1986年10月我们同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福建省社会科学院联合发起在福州举行全国性“列宁晚年思想”学术讨论会。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组织编著了这本书，作为学会学术研究成果献给读者。

参加本书编著的有余泽清〔引言、第一章、第七章（第二、三、四部分）、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张文平〔第二章〕、练先永〔第三章〕、陈锦希〔第四章〕、傅家栋〔第五章〕、林修果〔第六章、第七章（第一部分）、第八章〕。余泽清同志负责草拟本书的框架，并负责统修定稿。会长曾国雄同志参加两次框架讨论，并与秘书长蔡金发同志一起为本书写了序言。

本书在编著过程中，得到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和福建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并得到福建省委讲师团夏桂年同志的协助。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谢意。

由于水平所限，错误、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福建省科学社会主义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列宁晚年思想研究》课题组

1989年12月

序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①随着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实践的发展，人们需要马克思主义改革理论的指导。为此，一方面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新鲜经验；另一方面还必须借鉴以往的历史经验。在以往的历史经验中，列宁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特别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经验，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这就是80年代以来，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掀起一股研究列宁晚年思想热潮的主要原因。

列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和领导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极其伟大的贡献。他不仅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一般理论同社会主义实践联接起来，而且还把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般实践同建设“带有小农在居民中占优势所造成的特点的社会主义”^②实践联接起来，从而架设起一座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2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516页。

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经过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到达东方落后国家建设“带有更多的特色”^①的社会主义的桥梁。列宁思想的特点就在于：它既遵循着马克思恩格斯所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又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作的特定结论，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社会主义在其中运行的具体国家的社会发展程度以及由此所能提供的现实条件，阐明社会主义的新原理，探索社会主义可能实现的新形式，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人们通常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历史功绩，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列宁的伟大历史功绩，则是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其实，列宁晚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功绩，这就是提出社会主义的实现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按照列宁的话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②当然，这种改变决不像当时和现在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样，认为是对社会主义的根本否定，退而去搞资本主义，恢复“一般资产阶级制度”。^③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的看法的根本改变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开了一条探索用什么样的模式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先河。这种改变至少可以给予我们这样一种方法论的启示，即从事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的人们，不能也不应该固守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形成的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模式，不能也不应该从社会主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2页。

② 同上书，第687页。

③ 同上书，第516页。

义传统的“理论(一切书呆子的)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①也就是说，不能也不应该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所规定的原则出发。这是因为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直接对立物而出现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它不是从社会主义的直接实践的基础上产生，而是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批判中创立的。正是由于科学社会主义形成的这一历史特点，决定了它不能不具有同资本主义根本对立的理论原则的高度抽象，而由这些抽象的理论原则建构的社会主义理论模式，也就不能不具有完备的形态和典型的性质。

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抽象和理论模式是正确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它放到社会的发展、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考察是正确的。但是，它却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出发点，更不能作为剪裁现实社会主义的现成模式。这是因为：第一，社会主义实践的起点远离了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据以作出理论抽象的那个社会前提，不是在典型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首先开始，而是“在破坏了的封建制度和半破坏的资本主义基础上”^②进行的。第二，社会主义实践无疑较之社会主义理论更具权威性。列宁认为，“实践比世界上任何理论上的争论更重要”。^③一切是非曲直、功过得失不应该以理论原则来评判，而只能由实践标准来检验。列宁晚年就是遵循着这一基本原则，不断

① 《列宁全集》第4卷，第687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571页。

③ 同上书，第663页。

调整自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社会主义是一个伟大的世界历史性的事业，“进行这样一个在全世界是新的事业，难道能没有失败，没有错误？”^①以实现社会主义事业为己任的列宁，并不隐讳自己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头三年中所犯的 error 和所遭受的挫折。列宁说：“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向共产主义。现实生活这样告诉我们。革命发展的客观进程这样告诉我们。”^②在这里，列宁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怎样在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新模式，即“新经济政策”的模式；而且还给我们指出确立一种新模式所必须依据的两条基本原则，这就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和最大多数群众的实际利益。

“新经济政策”作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一种模式，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极为重要的历史启示，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571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571页—第572页。

这就是：第一，在一个小农占多数的国家里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绕过商品和市场关系这个历史阶段，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按照共产主义原则去组织国家的生产和产品的分配。也就是说，不能搞产品经济，只能搞商品经济。第二，不应该把过渡时期排斥于社会主义社会之外，而应当把它看成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历史阶段。这个阶段的起点是从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并没收了地主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的那一天算起，它的终点应该是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即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和生产社会化的那一天为止。这是一个物质生产的增长过程，是生产力社会性质增长的过程。这种增长是由许多客观条件决定的自然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不应该人为地把生产社会化归结为生产关系社会化，把生产关系归结为所有制关系，把所有制的经济关系归结为法律关系，然后又从法律关系上规定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使社会化的含义扭曲变形，把社会主义的起点界定为完成对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实际上就把列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排斥于社会主义社会之外，从根本上否定了列宁晚年思想的现实意义。第三，不要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并从抽象的两极来看待和处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问题。不可否认的一个历史事实是：社会主义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它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不可避免地要“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①这就是列宁晚年为什么要提出利用资本主义和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

展国家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列宁甚至认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全部问题，无论是理论上的或实践上的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即应当怎样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期限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上去，靠什么条件来做成这件事，怎样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①显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②第四，不能过早地否定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诚然，列宁晚年确实否定过直接依靠国家法令统一组织生产和分配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模式，这决不意味着列宁放弃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管理，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完全由市场自由调节。相反地，列宁认为，“私人资本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抗拒国家的任何干涉、计算与监督，不论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或是国家社会主义的。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事实”。“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会在经济上犯不可饶恕的错误”。^③1921年春，列宁在设计“新经济政策”的模式时明确指出：“在许多大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到来以前的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的形式=上面实行集中，下面实行农民的自由贸易……即实行国家资本主义。”^④社会主义经济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519页—第520页。

② 同上书，第626页、第627页。

③ 同上书，第505页、第509页。

④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12页。

建设之所以特别需要借重国家的力量，不仅在于社会主义阶段还没有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而且还在于国内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国际上存在着强大的资本主义市场。无产阶级如果不借重和依靠自己手中的国家力量这个优势，不把国家计划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就不足以抗拒国内外资本的联合进攻，就等于把社会主义阵地拱手让给资本主义。

应该承认，列宁的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为转机的新经济政策，包含着某种资本主义成份的发展。比如，准许农民自由出卖缴纳粮食税以后的剩余农产品、开放自由市场、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租让经济和租借经济等等。列宁说：“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情况，即小商业企业的发展、国营企业的出租等等，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要是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完全丧失了头脑。”^①但也不能只看到这一点而迷失社会主义方向，否定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列宁不止一次地指出，实行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只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②列宁承认，“这个新经济政策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危险”，都充满着“社会主义经济反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斗争。^③但是，列宁始终坚信，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权力，坚持国家支配一切大生产资料，坚持工农联盟，坚持工业化和合作制等项原则，就能保证国家的社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76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582页。

③ 《《列宁全集》第33卷，第76页、第71页。

会主义发展，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事实上，以“新经济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列宁晚年思想，是充满着革命的辩证法的。如何把握列宁所阐明的一事物与他事物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如何综合列宁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角度的论述，如何界定列宁提出的有关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概念的含义，以及如何运用这些基本概念复制出一幅能如实反映列宁本意的社会主义模式等等，无疑是列宁晚年思想研究的一个困难的任务，这是第一；第二，研究列宁晚年思想的困难还在于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主义，这些“主义”的信奉者们又往往从自己的政治立场、理论观点和实践需要出发，去研究和阐发列宁的思想遗产，这就不能不引出许多根本对立的意见来。且不说列宁的直接后继者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对立，就说80年代以来的许多列宁晚年思想的研究者，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竟有人提出列宁晚年思想的核心是对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认识。说什么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最突出而且最主要的是：他对这个社会所具有的人道主义性质以及人在社会关系体系中所居地位的认识。说什么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人、人道主义和民主。现实生活告诉我们，不能小看和低估这种把马克思主义人性化的思潮，它实际上是西方资产阶级推行“和平演变”策略的吹鼓手。可以断言，这种把列宁晚年思想人性化，只不过是某些人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一旦他们沿着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走下去，

就不能不彻底抛弃列宁晚年思想。因为列宁晚年思想的客观存在，是他们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不可逾越的思想障碍。

在这里，我们愿意向读者推荐由本会部分会员集体撰写的《列宁晚年思想研究》，这是作者们多年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的可贵成果。本书的特点是综合研究，把横向和纵向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阐述列宁晚年提出的有关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思想。它不仅对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改革有着理论上重大的意义，而且对多年来某些人鼓噪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人性化”思潮也是一种有力的批判。

曾国雄 蔡金发

1990年2月于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引 言

有没有列宁晚年思想？如果有，列宁晚年思想的时间界限应从何时算起，这是近几年学术界一直在讨论的问题。1986年10月，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福建省科学社会主义暨国际共运史学会、福建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全国列宁晚年思想学术讨论会上与会代表和专家一致认为，列宁逝世时只有54岁，应该说不存在一个从年龄意义上说的晚年，但从列宁自身思想发展的阶段上看，确实存在着一个不同于早、中期的思想发展阶段。这个思想阶段可以称为“列宁晚期思想阶段”或“列宁晚年思想”。

既然肯定了列宁有晚年思想，那么，这一思想阶段应从什么时候算起？当时在讨论会上有三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应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算起到1924年列宁逝世时止的7年。持这种意见的同志把列宁的整个思想发展划为三大时期，即形成时期（1898—1903），无产阶级革命时期（1903—1917），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17—1924）。所谓列宁的晚年思想即第三个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思想。第二种意见认为，列宁晚年思想应从1921年春算起。持这种意见的同志是以列宁对于社会主义认识变化为主线，分

三个发展阶段：1917年十月革命前为第一阶段，即确定理论模式的阶段。它集中反映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对马恩思想成果和巴黎公社经验所进行的高度的理论概括；十月革命胜利后到1920年内战结束为第二阶段，即直接实践理论模式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列宁试图把马恩的设想和巴黎公社的原则直接运用到俄国的社会生活中去，也就是说“直接运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的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从1921年春到列宁逝世为第三阶段，即重新探索建设有俄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阶段。这一阶段，列宁从俄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实际情况出发，重新审查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建设具有俄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以及为实现这一战略构想而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相应政策。正是这第三阶段构成列宁晚年思想的主要内容。第三种意见认为，列宁晚年思想应从1922年春开始。特别是列宁重病期间所撰写和口授的一些信件和几篇“政治遗嘱”性质的文章，应是列宁晚年的思想。

本书的作者大多数是1986年10月在榕参加“列宁晚年思想”学术讨论会的代表，他们中多数是持第一种意见，少数持第二种意见。我们这本《列宁晚年思想》也是在1986年讨论的基础上撰写的。因此它的内容的时间界定基本上是从1917年到列宁逝世为止。但重点是放在1921年新经济政策以后。

列宁晚年思想起了变化，它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从列宁晚年有关著作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社会主义建

设是史无前例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除了见到仅存在72天的巴黎公社外，没有亲自实践过它。而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测的社会主义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因而马恩的结论不一定都适合落后的并带有封建专制色彩的俄国实际。可是，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后，对社会主义的论述基本上是沿袭马恩原来对社会主义特征预测的观点。在实践理论模式时，试图把马恩的设想直接运用到俄国社会主义生活中。结果在实践中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碰了壁，不得不进行反思，重新依据国情去探索一条新路。1921年在纪念十月革命五周年时列宁说，十月革命后，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动，“我们曾打算用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及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原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的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

“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在经济战线上遭受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受的任何失败都要严重得多。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是同下层脱离的，这一政策没有造成生产力的提高，而这一点在我们党纲里却被认为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列宁进一步指出：“农村的余粮收集制，这种解决城市建设任务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即通过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失败的原因及其后果的分析，使列宁晚年思想起了变化。换句话说，经

过几年社会主义的实践，使列宁思想起了飞跃。活生生的社会主义实践，使列宁“对社会主义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①社会主义实践是列宁晚年思想变化的根本原因。

经过实践，列宁感到原来的设想超越了俄国的现实，在经济、文化较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它的实际出发，重新审视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在此基础上重新探索一条具有俄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并由此形成了俄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战略构想以及为实现这一战略构想而提出一系列相应的政策。这些具有俄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战略构想和具体政策，是列宁晚年思想的主要内容。

从纵的方面看，列宁晚年思想概括了1917—1924年间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从横的方面看，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国际、民族、国家、阶级、政党、群众、个人、战争、和平等所有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内容极其丰富。由于篇幅限制我们注重探讨了作为列宁整个思想发展的相对独立阶段的晚年思想的几个主要思想。即由直接过渡向迂回过渡变化的思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关于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关于执政党的建设思想，关于干部和知识分子思想，关于工农联盟和农业合作化思想，关于对外交往和对外开放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民族团结和民族联合思想等内容。

列宁晚年思想是一个尚未充分挖掘的思想宝库。特别是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87页。